

老中医

望闻问切施仁术，阴阳五行通今古。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药架满尘土。

高满堂 | 李洲 | 著



继《大宅门》之后，作家出版社
隆重推出中医题材巨制《老中医》

七个医案传奇
两代济世名医



十里洋场，既... 夫治病救人
西学东渐，中医历经磨难几近被废，众多中医世家流派失传

读懂了中医，就读懂了人生，读懂了根深叶茂的中国传统文化

作家出版社

老中医

高满堂 |
李洲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中医 / 高满堂, 李洲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7-5212-0329-5

I. ①老… II. ①高…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04973号

老中医

作 者: 高满堂 李 洲

责任编辑: 韩 星

特约编辑: 韩明人

封面设计: 刘红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50千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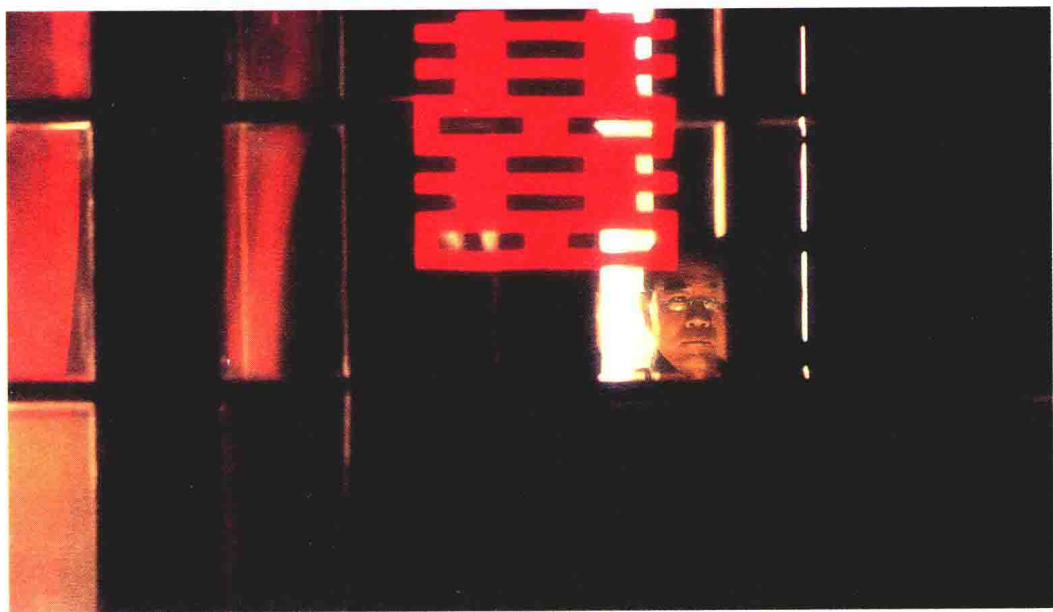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329-5

定 价: 4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新婚大喜之日，翁泉海思念亡妻，一脸愁容。



洞房花烛，原以为苦尽甘来，却冷清清地挨今夜。葆秀满腹委屈，有泪不敢垂。



孟河医派传人翁泉海亦医亦儒亦侠，他医术精湛，行事光明磊落，很快便扬名上海滩。



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葆秀一心一意地爱着翁泉海，却捂不热他的心，泪水如断线的珍珠滚落下来。



同行是冤家。赵闵堂在上海滩坐堂行医已久，却被“外来户”翁泉海盖过名头，心里羡慕嫉妒恨。



不打不成交。翁泉海以一片赤诚感动了赵闵堂，两人戏谑打闹，成了至交。



1929年初，南京政府通过“废止旧中医案”。危难时刻，翁泉海挺身而出，呼吁“中医以防文化侵略，中药以防经济侵略”。



清末民初，孟河医派像灿烂的明星照耀着当时的医坛。一些孟河名医迁往上海，开业授徒，蔚然成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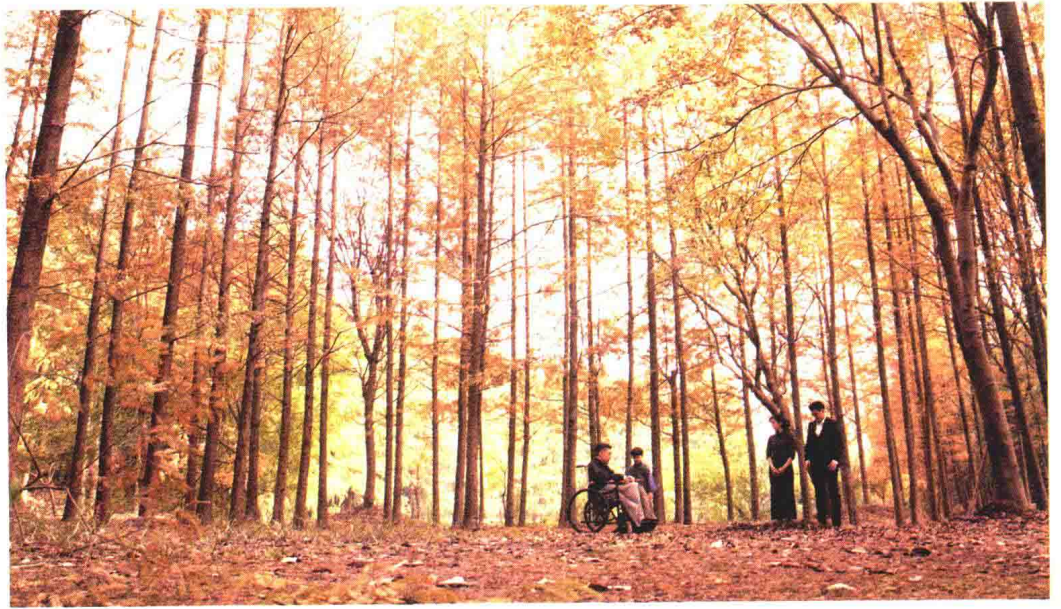
得不到爱的滋养，葆秀的心花慢慢枯萎。她精神极度空虚，抽起大烟，成了瘾君子。



人生就像一味中药，只有在煎熬之中药效才会散发出来！葆秀一直默默地帮助丈夫，为翁家付出了很多。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翁泉海走进了人生的秋天，他若有所思，满目萧然。



鬓霜如许心已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翁泉海在秋林中默哀，怀念爱人。

老中医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秋月锁寒窗	001
第二章	脉脉不得语	013
第三章	医者仁心	026
第四章	妙手回春	038
第五章	神秘大佬	050
第六章	局中局 戏中戏	063
第七章	疑心生暗鬼	076
第八章	心病药难医	088
第九章	对台戏	099
第十章	悬丝诊脉	111
第十一章	昆曲诉衷情	120
第十二章	世情薄 疫情恶	131
第十三章	欲说还休	141
第十四章	金陵请愿	152
第十五章	名利乱人心	163
第十六章	“血战”西洋参	174
第十七章	全是朱砂惹的祸	185

第十八章	小试牛刀抖机灵	197
第十九章	恶魔在人间	209
第二十章	中医西医“打擂台”	220
第二十一章	胜局	232
第二十二章	情难断 毒难戒	243
第二十三章	心有千千结	255
第二十四章	家风门风	266
第二十五章	天降“神医”	278
第二十六章	江湖邪巫	289
第二十七章	驱邪打鬼	299
第二十八章	祖传秘方	311
第二十九章	劳燕分飞	322
第三十章	逐出师门	333
第三十一章	原形毕露	343
第三十二章	日寇狂吠上海滩	354
第三十三章	带血的药方	366
第三十四章	甘洒热血献中华	377
第三十五章	传世良医	391

第一章

秋月锁寒窗

年过半百的中医翁泉海怎么也想不到，他来到上海行医没多久，竟然遭受了牢狱之灾。

事情源于一个寒雨绵绵的傍晚。翁泉海在自己的诊所给最后一名患者诊过病，正准备关门，一个穿着考究的男人急匆匆闯进来，喘着气说：“翁大夫，我叫秦伯山，我弟病危，特请您前去诊治。”

翁泉海客气地说：“秦先生，实在对不起，我刚到上海，现在只坐诊不出诊。”

秦伯山央求道：“翁大夫，我知道您是江苏孟河来的名医，也知道您刚来上海不久，更知道你们孟河医派医规甚严。可是救人如救火，我弟弟要是能来，我也不会劳您大驾，他病得着实太重了，求您救救他啊！”他双膝跪倒，给翁泉海磕头。

翁泉海急忙伸手拉秦伯山，可是，秦伯山就是不起来，哀求说：“您要是不去，我就跪死在您面前！”

翁泉海无奈，只好跟着秦伯山前去诊病。走进秦府，深宅大院，显得豪华气派。秦伯山引着翁泉海走进秦仲山的寝室，屋里弥漫着药味儿和不祥的气息。翁泉海在床前坐定，隔着幔帐给秦仲山切脉。秦仲山紧紧抓住翁泉海的手说：“我有的是钱，只求这条命。如果你能治好我的病，我绝不亏待你。”翁泉海神情凝重，没有言语。

翁泉海诊过病来到客厅，对秦伯山和秦仲山的妻子说：“恕我直言。病人脉若游丝，似豆转脉中，舌苔全无；面色萎黄，形体瘦弱，寒热往来，气弱难续，已病入膏肓，恐难支撑数日。早做准备吧。”

秦伯山恳求道：“翁大夫，求您再想想办法，我们不怕花钱。”翁泉海摇摇头说：“银子金贵，可碰上命了，就如尘土一般，我实在无回天之术。”

翁泉海走到门口，秦伯山一把拉住翁泉海的胳膊说：“翁大夫，您既然来了，不能就这样走了啊，求您开个方子吧，也算给病人一点安慰。”翁泉海站住想了想，沉吟道：“可以开个安慰方，但是我有话在先，用我的方子，不可同时用其他的方子。切记！”

然而，秦仲山当晚服了翁泉海开的药，天还没亮竟然死了！秦伯山、秦仲山兄弟俩感情深厚，弟弟死了，秦伯山悲恸欲绝。他认定弟弟是被翁泉海害死的，他要告倒翁泉海，不让他再害人。

秦伯山不心疼钱，不怕花银子，他一纸诉状，将翁泉海告上了法庭。这真是飞来横祸，翁泉海心想，难怪自己那些天右眼皮老是跳呢。秦仲山虽病人膏肓，但也不至于吃了他开的药当晚就一命呜呼，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事已至此，只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被告人翁泉海涉嫌医疗事故一案开庭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针尖对麦芒——针锋相对展开激辩。检察官的起诉书称，死者姓秦名仲山，一年前病重，请数名大夫诊治，病情不见好转。后来，秦仲山之兄秦伯山请被告翁泉海诊治，秦仲山服用被告翁泉海的药，当夜毙命。所以说翁泉海开具的药方可能与秦仲山死亡有关。

辩护律师认为，检察官说被告翁泉海开具的药方可能与秦仲山死亡有关系，但法庭上要以事实为根据，不应该出现“可能”两个字。

检察官解释说，我们接到此案后，请上海中医学会对被告翁泉海开具的药方进行了鉴定，此药方并不致命，但是秦仲山确实是吃了被告翁泉海的药后当夜死亡，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可能有因果关系。另外，被告翁泉海曾说过，秦仲山会数日之后死亡。检察官问翁泉海说这样的话，是诊断失误还是口误。翁泉海回答，诊断无误，也无口误。

检察官抓住这一点进行推论，被告翁泉海作为孟河名医，成名已久，他的专业性毋庸置疑，所以他的处方应该是准确的。可患者秦仲山当夜亡故，除了因服用他的药物所致，还有可能是他诊断失误，从而导致用药失误！目前，秦仲山已经死亡，诊断是否失误，无从考证，但诊断失误必会导致用药失误，即使药方不致命，可药不对症，也有可能致人死亡！

律师辩称，检察官的起诉书存在疑义，其推论也不能成立。因为既然上海中医学会对被告翁泉海开具的药方进行了鉴定，此药方并不致命，充分说明用药无误。秦仲山死亡必另有原因，跟被告翁泉海无关。此案存在诸多疑点，应该等调查清楚后再进行庭审。

法官认为律师的话有道理，便宣布休庭。

翁泉海暂时被拘押，偏巧他父亲带着葆秀和孙女翁晓嵘、翁晓杰来上海投亲，闻此噩耗，顿时就蒙了。安排好俩孙女，翁父和葆秀到看守所探望翁泉海。二人来到牢门外朝里面望去，见翁泉海正在给人犯切脉。

看守喊：“翁泉海，你家人来看你了。”翁泉海望着父亲一愣：“爸，请您稍等。”

他给人犯切过脉才起身走到牢门前问，“爸，您怎么来了？”

翁父说：“我带着葆秀和俩孙女来看你啊，你怎么就摊上官司了？”翁泉海说：“爸，儿子谨遵医道，诊断准确，铭记‘十八反’‘十九畏’，处方合理干净，心里敞亮！此事定会水落石出，请您放心。”

听儿子言之凿凿，翁父心里有了底，感觉踏实了不少。

回到翁泉海诊所后院，葆秀急忙做饭，她手脚麻利，不一会儿，几个菜上了桌。可是，翁晓嵘、翁晓杰都不动筷子。葆秀催姐妹俩赶紧吃饭，不然就凉了。晓嵘、晓杰都说吃不进去。

翁父说：“吃不进去也得吃，人靠一口气顶着，这口气是吃出来的！不管碰上什么难事，人都得站着，要是饿倒了饿病了，那就真被难住了，吃！”他拿起筷子大口吃起来。葆秀忙着给姐妹俩夹菜。

28岁的葆秀是老姑娘了，她模样俏丽，心灵手巧，勤快能干，这么大了不是嫁不出去，而是等着她的心上人——翁泉海。翁泉海的结发妻子七年前去世，女儿晓嵘、晓杰还小，多亏葆秀悉心照料。葆秀内心把晓嵘、晓杰当成自己的女儿。现在，晓嵘已经16岁，晓杰也14岁了，可葆秀还把她俩当小闺女宠着、疼爱着。

饭后不久姐妹俩睡了，葆秀坐在旁边守着，怕进蚊子，不让开窗。她还说：“风为百病之长，无孔不入，《内经·风论》中提到，‘风者，善行而数变’；《内经·灵枢》中说‘圣人避风，如避矢石焉’，就是说人躲避贼风应该像躲避箭矢一样谨慎……”翁晓杰笑道：“秀姨，您又给我们上课了。”

葆秀拉上窗帘欲走，一阵嗡嗡嗡的蚊子声传来，她到处找蚊子。直到在自己胳膊上一巴掌拍死个蚊子，她才安心走出去，关上房门。

葆秀来到堂屋门外，见翁父坐在那里抽着烟袋锅，她走到近前说：“伯父，时辰不早了，您早些睡吧。”翁父愁眉紧锁说：“葆秀啊，我得还我儿子一个公道去，烦劳你照看好我那两个孙女。”

葆秀深情道：“伯父您这说的是哪里话，我爸临走的时候，把我托付给您，

这些年，您对我照顾如亲生女儿，我早把您当成自己的父亲，把晓嵘和晓杰当成自己的孩子，翁家的事就是我的事！既然官司还没了结，那就是还有疑义，咱们再等一等吧。”

葆秀安慰翁父说再等一等，可她自己却一刻也不想等，决心要探出事情的缘由，还翁泉海一个公道。她要先从死者秦仲山家下手。早晨，翁晓嵘发现秀姨不在家里，就急忙去告诉爷爷。翁父也不知道葆秀去哪里了，俩女孩子急得抹眼泪。翁父安慰俩孙女不必着急，葆秀那么大个人，不会跑丢，一定有重要的事要办，办完事她就会回来。

这会儿，头发蓬乱、衣服破旧的葆秀正在秦仲山家门外站定。女用人刚打开门，葆秀就上前打招呼：“阿姨早，我看您这气色不大好，是不是刚刚病愈啊？”

女用人看着葆秀问：“你怎么知道？”

葆秀说：“您面色苍白如纸，这是病后气血亏虚啊，另外，您是不是四肢冰冷，全身乏力？”女用人忙问：“这是什么病？”

葆秀微笑道：“这是脾胃虚弱，运化失常，气血生化无源。我给您个调理的方子，您可以试试。这方子我用过，挺不错的。”女用人笑着说：“那敢情好啊，看病得花钱，这就省了。”

葆秀求道：“好心的阿姨，您给我弄点吃的好吗？”女用人抿嘴说：“小事一桩，等着。”不一会儿，女用人拿来干粮，还有一碗水。

葆秀吃着干粮问：“阿姨，这户人家得了什么病啊？”女用人说：“命都没了，还管得什么病干什么！”葆秀笑着说：“我要是赶上就好了，说不定我能治呢！”

女用人撇嘴：“你别吹牛，我家老爷有的是钱，上海滩有名的大夫寻了个遍，泼出去的银子海了去了，可到底还是没治好。”葆秀央求道：“阿姨，我是远道来的，初到上海滩，两眼一抹黑，求您给我指条路，能吃饱饭就行。我们也算有缘分，求您好人做到底，帮帮忙，我不忘大恩！”

女用人想了想说：“我家老爷刚去世，家里乱糟糟的，正好缺人手，我帮你问问。”过了一会儿，女用人笑嘻嘻地出来说：“好事让你摊上了，我家太太叫你。”

葆秀跟着女用人来到秦府大堂，秦仲山的妻子上下打量着葆秀，好一阵子才说：“我家也就是临时缺把手，又看你可怜，要不，你跨不过秦家这一尺三寸高的门槛子。听说你懂点医术？看来还是个灵巧人儿，那你给我看看吧。”

葆秀忙摆手说：“太太，我怎么敢给您看呢，您还是找大夫吧。”

秦妻气哼哼地说：“找什么大夫，一个个张嘴华佗再世，闭嘴扁鹊重生，面儿上看都是满肚子学问，可一旦伸上手，草包肚子就露出来了，全是骗钱的。来，给我捏捏膀子。”葆秀忙走上前，不轻不重地给秦妻按摩肩膀。

秦妻继续说：“我家老爷为了治病，请了多少有名的大夫，宁雪堂的吴雪初啊，堂医馆的赵闵堂啊，还有泉海堂的翁泉海！花了多少银子啊，可到头来人还是死了。都是废物啊！”秦妻活动着膀子，“舒坦！果然有两下子，从今往后，我这膀子归你了。”

葆秀在秦家安顿好之后，怕家里人挂念，就瞅个机会悄悄回来，把去秦仲山家打探的事告诉翁父。

翁父埋怨说：“孩子，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呢？叫人多担心！”葆秀安慰道：“伯父您尽管放心，我心里有底。您年纪大了，这些事得我们小辈来办，您就省省心吧。”

翁父望着葆秀感叹说：“孩子，这些年你对翁家尽心尽力，对两个孩子就像她们亲妈一样。眼下，泉海碰上了要命的官司，你又不畏艰难……”

葆秀打断道：“伯父，您不要再说了，如果当初没有您收留，我就会像一根草在风中飘着，能不能落地都两说，翁家的大恩，我一辈子都报答不了。这次我打探到那秦家请了不少大夫看病，事情到底出在哪儿，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秦家请的大夫里面，赵闵堂算得上一号。秦仲山死后，赵闵堂心里便有些不安，好在翁泉海成了挡箭牌，他才可以置身事外。

这天，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赵闵堂的妻子又躺在地上闹起来，她闭着眼睛，手里握着咬了一半的大葱。一向惧内的赵闵堂看到老婆旧戏重演，赶紧关上诊所门，走到老婆跟前低头认错，好言相劝，求她赶紧起来，怕外人看到不好。

赵妻咬了一口大葱说：“每回你都这么认错，可一到节骨眼上就忘了。儿子留洋在外，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净受你欺负，不行，这回你得写个字据！”赵闵堂叹了口气说：“一堆糟心事，你还添乱，嫌我这张老脸磨得不够薄吗？我早晚得被你折磨死！”

赵妻爬起身，话音如放鞭炮般叨叨开了：“谁折磨谁啊？有本事你休了我！我早知道你天天晚上在被窝里咬牙切齿琢磨我。想当年你留洋没钱，要死要活要投海，不是我爹卖了二十垧地，外加六根老山参，凑齐了一千块大洋借给

你，你会有今天？你爹那个老王八犊子还不上钱，就把你搭配给我，你七个不愿八个不意，不是你爹喝了毒药逼你，你身边早就云啊朵啊连成片了！我和你耍了三年孩子你不给，我要投河，没办法你晚上关了灯还戴着墨镜口罩上炕，害得孩子这么大了还色盲！这一笔一笔我都给你记着！”

赵闵堂摇头叹道：“你天天吃大葱，我不戴口罩能行吗？”赵妻质问：“那戴墨镜干什么？”赵闵堂忍不住笑了：“那天我不是闹火眼吗？这些陈年老糠晾了晒了多少年，你有完没完？”

赵妻也笑：“牢记历史，早晚算账！不说这些了。我说当家的，那秦仲山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也不是你一个人治的。人家也没抓你把柄，你担心什么？不是都让那倒霉蛋翁泉海一个人背了嘛。”赵闵堂皱眉道：“话是这么说，可我确实出手了，一脚踩进稀泥里，不干净啊！这事已经上了法庭，弄得动静太大，就怕人家来个回马枪。不行，我得赶紧出去一趟！”

赵闵堂满腹心事地来到吴雪初的诊所，吴雪初正持针给一个患者刺血治疗。据他自己说，这是他吴家祖传几百年的疗法，十分有效。吴雪初这个人很有意思，但凡他给达官贵人看过病，他总要和人家合影留念，然后把照片放大，挂在诊室最醒目的地方，作为他炫耀的资本。

这会儿他见赵闵堂来，颇为高兴地说：“闵堂，你看这墙上我跟患者的合影，比你上回来是不是又多了几人？这是财政局副局长娄万财，这是公安局副局长魏康年，这是盐业巨商宋金辉，这是富豪秦仲山，这人你认识。”

赵闵堂冷笑：“秦仲山都死了，你还挂着跟他的合影干什么？看着不心慌吗？你切过他的脉啊！”吴雪初一愣，赶紧让徒弟小梁把那张照片摘掉了。赵闵堂继续说：“雪初兄，秦仲山的案子还没落地，心就不落底儿啊，你说这案子会不会再翻了呢？翁泉海开的药方我从齐会长那打听到了，是安慰方，不会致命，除非他的方子和我们的方子一起服用，两方相克。如不是这样，秦仲山怎么会突然毙命呢？”

吴雪初看着赵闵堂说：“咱俩都给他看过，他有什么病，你我还不清楚吗？他就不能是因病重而亡？”赵闵堂叹气说：“他骑在鬼门关门槛子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早晚都得死，只是眼下他的死可能牵扯着你我！”

吴雪初沉默良久说：“就算是这样，那也是他们咎由自取，跟我们有什么瓜葛？”赵闵堂摇头：“此言差矣！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给秦仲山出过诊，也合开过方子，他也吃了咱们的药，当时在饭桌上，咱们可是拍着胸脯说这病能治好啊！”吴雪初一笑：“那是你说的，什么神仙一把抓，手到病除。”